

莞草的故乡

【作者：赵兰振】

【人民日报 2007年12月15日 第8版 作品】

那儿的树叶厚实而碧绿，绿得炫目，绿得夸张，绿得让人有点不敢直看，总以为那种绿色不是真实的，是工业化的产物。但你盯着树叶直看一会儿之后，用手抚摸之后，你不得不承认，那叶片是真的，它们承接了丰沛而沉重的阳光和雨水，它们没有理由不这么实实在在地碧绿。当北方处于寒冬手不出袖时，这儿阳光盛大，可以随心所欲地赤身裸体跳进水里畅游。

这儿曾经盛产一种叫莞草的植物，可以用来编席织包，用来点缀丰富多彩的农耕生活。当强劲的海风汹涌而至时，遍野的莞草会遥相呼应，它们在风里摇摆舞蹈，发出喘息与欢笑——当然，这是早年的风景，现在已经看不见莞草的身影，莞草已经随着沙滩上后退的波浪销声匿迹。

这儿面临大海，真正的南方的海，咆哮着欢腾的海浪，运行着温暖的海风。这儿不但应该有莞草，还应该有稻米，还应该有蔗林……

可惜我来迟了一步，我来的时候，莞草已经消遁，蔗林已经消遁，楼群逼走了金黄的稻田，工厂的流水线吓退了海浪。我无缘与莞草、蔗林、稻米相会，甚至没有一听海浪呢喃一嗅海风微腥的幸运。

从波浪里丈量距离，这儿离香港最近。怀揣着一腔财富梦想，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，一批又一批人背井离乡，义无反顾投入大海的怀抱，在黢黑的深夜里陪伴着死亡冲向彼岸。

此地的人向往彼岸，外乡的人向往此地。彼岸是此地人的梦境，此地是外乡人的梦境。在梦想的搅扰下，人类就这样循环往复，就这样生生不息地在大地上不畏劳苦奔走。

偷渡像莞草一样，是早年间的事。三十年海南三十年海北，现在，那些偷渡者已经梦想着重返故乡。因为这儿已经没有莞草，因为这儿已经高楼林立，因为这儿像曾经的梦中的彼岸一样机器轰鸣，每一台轰鸣的机器都在吐噜吐噜地朝外倾泻着花花绿绿的钞票。走在这儿的街道上，你会觉得财富像灼热的夺目阳光一样漫空飞舞，堵得人都有点喘不过气来。

这个莞草的故乡，这个树叶浓绿的地方，有着和盛世唐朝的都城一样的响亮名字：长安。

2006年岁末，我来到了没有海的海滨名镇长安，认识了一群长安的朋友。朋友们来自五湖四海：湖南，湖北，江西，四川，还有这会儿正冰天雪地的大东北，当然还有本地人……他们是一群寻梦者。他们用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感受着世间的坚硬：坚硬的机器、坚硬的人情世故。他们把这坚硬的一切又化作最柔软的语言倾吐出来。他们是南国的杜鹃鸟，他们的嘹亮歌声在这片昔日布满莞草的土地上荡漾。他们把欢乐送给世界，痛苦独留心中。

真正让长安人引为骄傲的不应该是那些森然而立的砖石建筑，也不应该是那些轰鸣暴躁的机器，而应该是莲花山。这是一座不算太高的静默山峦，山上长满静默的树。莲花山无语地俯

瞰着沧海桑田的长安镇，站在山顶的树木，一定能望见且歌且退的不远处的大海。

就是在莲花山，浓绿的树叶一下子扯紧了我的视线。我多想一个人爬爬莲花山，走走停停，抚摸一下那些奇异的树叶，抱一抱那些树啊。我想在一个有月光的夜晚，站在莲花山顶遥望迷茫的大海；我想在静夜里倾听群树的耳语。迷茫的海水和耳语的树木能让我泪水涨潮。为了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小心愿，也许我会再来莲花山。